

述而批评
丛书

追随 巨大的 灵魂

张屏瑾——著

文
景

Horizon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迷面批评
丛书

追随 巨大的 灵魂

张屏瑾——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追随巨大的灵魂

张屏瑾 著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张 晨

营销编辑：杨 朗 陈 茜

装帧设计：肖晋兴

版式设计：安克晨

出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制版：北京大有艺彩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9.75 字数：145,000 插页：2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45.00元

ISBN：978-7-208-15315-8 / I · 175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随巨大的灵魂 / 张屏瑾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述而批评丛书)

ISBN 978-7-208-15315-8

I. ① 追… II. ① 张… III. ① 中国文学—现代文学—
文学评论—文集② 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 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2713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在批评的世界里激荡风云

——“述而批评丛书”序言

文学创作的进步与繁荣，离不开文学批评的推动。卢那察尔斯基说：“历来的情况是：恰恰由于著名作家和卓有才华的批评家的通力合作，过去曾经产生过、今后将产生真正伟大的文学。”受现实生活直接影响的敏感的作家，需要批评家帮助他们形成抽象的科学思维，需要批评家来发现其优秀作品、总结其创作经验、揭示并推介其创新创造的价值。而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趋势和潮流，也需要批评家用他们的前瞻和敏锐，来进行指向与导引。

揆诸上海文学事业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说，繁荣的文学批评是上海文学版图上一道特别的风景，活跃的批评家是上海集聚起来的高能级文学精英，一代代的坚守和传承是上海文学批评生生不息的泉源。

近年来，上海坚持发扬重文学批评的传统，在发挥批评大家作用的同时，十分重视青年批评家的培养，为他们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逐步形成了一支阵容较为齐整的青年批评家队伍。

这些批评家有的工作在作协，有的执教、执笔于高校或研究机构，也有的活跃在报纸刊物上。他们互通声气、互相激荡，通过出版专著、在报刊和各种文学活动平台上通畅表达，指点文学江山、洞察文学思潮、剖析创作得失。他们是多面手和跨界者，不仅在批评的世界激扬文字，还常常游走于创作的天地，直接实践于小说、散文、诗歌等各种文学体裁。他们视野开阔，兼容并蓄，在坚持中国文学批评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善于运用世界文学发展的新潮流和新标准，与时俱进地开展科学的、有见地的批评。他们不仅在上海，也在中国，甚至出现在国际文学交流的舞台上，代表中国、上海，与世界文学展开近距离的对话。他们和前辈批评家一起，为上海文学创作的创新、创造和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预示着上海文学批评发展的前景和未来。

为集中展示青年批评家群体的成就和风采，展示上海文学批评的发展与收获，上海市作家协会策划推出这套丛书。丛书由 11 位批评家分别选编代表自身水准的文章集纳而成，这些文章虽然多曾在各种报刊、专著发表过，但作为一个整体的重新呈现，必能产生不同寻常的组合效应。丛书的问世对于专业人士的意义不多赘言，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阅读这些著作，也将有助于总览中国文学、上海文学创作的流变，深入掘发作家作品的精华，深切体验作家创作的用心，深刻感受作家作品的价值。

这套丛书以“述而”命名，也寓意着青年批评家对前辈的承继、接续和阐发，述而后作，使批评的传统在文学发展的长河里不断地被赋予新的生命。我们相信，丛书的出版不会戛然而止。今后，当有更多的青年批评家和更多的成果涌现时，丛书将及时地进行扩容。

伴随着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上海文学事业走过了40年不平凡的历程，如今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一样，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新时代，文学承担着新使命，也呼唤着一大批青年批评家在文学批评领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地重视文学批评，重视培养一代代的青年批评家，让活跃、健康、高质量的文学批评，始终与文学创作、文学活动，还有文学出版、文学翻译等一起，支撑起上海文学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

是为序！

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王伟

城市

- 如何书写一座城？ 3
——帕慕克与伊斯坦布尔
- 日常生活的生理研究：《繁花》中的上海经验 19
- 《朝霞》与城市之心 33
- 看哪，这个人与他的城市 39
- 《上东城晚宴》：一个民主的爱情故事 49
- “进城”故事 57
——谈谈《十月》上的三篇小说
- 写作与城市现代性 63
- 书写上海：来日方长 77

“她们”

- 女人就是女人：克里斯蒂娃印象 99
- 现代文学“幻觉”和“细节”中的性别形式 108
——从《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解读海外中国现代
文学研究的一种主题
- 摩登女郎—上海姑娘—上海宝贝：女性形象与城市空间变迁 130

再论“摩登女郎”	139
《小团圆》、张爱玲与左派	149
“七十年代以后”：“她们”的书写情景与表达方阵	161
人民	
文学与人民	181
《匿名》之后的现实主义 ——论王安忆的几部小说新作	189
那儿来的文学	209
荒蛮故事如何动人？	214
追随巨大的灵魂	222
《草根集》：自然、诗情与现代生活	232
从“城市面影”到“上海摩登” ——当代语境中的都市现代派与左翼文学	241
重建史观的选择与努力：2016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	285
后记	301

城市

如何书写一座城？

——帕慕克与伊斯坦布尔

奥尔罕·帕慕克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写作的仅此一种追求：书写伊斯坦布尔。如果按照英国思想家以赛亚·柏林所说的两种人格分类——刺猬和狐狸，那么他应该算是一只彻头彻尾的刺猬了。这座城市的品格，正是他“碎片化”的想象力所暗指的中心，辐射出无穷无尽的有关政治、爱情、风景与传统的叙述。对这位出生在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作家来说，博斯普鲁斯海峡将他的城市一分为二。书写城市，在他之前，早已成为一代又一代欧洲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追求，在那些作者笔下所塑造的，无论是地缘风景，还是东方旅程，都注定成为帕慕克的城市叙事的前文本，与此同时，也构成巨大的必须面对的“他者”。

从城市的特性来看，伊斯坦布尔的隐喻性很强，它跨越了亚洲与欧洲、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如同所有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一样，这座城市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身上，注定要发生由诸多矛盾、歧义和分裂所造就的先锋体验。我们可以将这些

特性称之为良好的创作机遇——然而也是非西方的艺术家所共同面对的有关普遍性的难题。帕慕克对伊斯坦布尔的书写，始终没有回避“他人的眼光”和自我定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样一种疑难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把握自身命运的动力之一。

—

有过昔日辉煌的帝国城市，而今重新定义自身，应该如何面对历史？这大概是所有与伊斯坦布尔有过相似经历的城市，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后现代理论家 F. 詹姆逊曾提出过一个精彩的概念，即“第三世界民族寓言”，他将欠发达地区的艺术作品，纳入到对于自身现代命运的寓言式表述之中，这样一来就“盘活”了所有那些幼稚的表达和算不上成功的写作。今天看来，城市化进程是现代化的必然后果，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城市书写，用帕慕克的话说，归根到底是暧昧的，这种暧昧源自历史与未来之间的关联。读过帕慕克作品的人，大概都能感受到，这是一位非常善于抒情的作家。如果说，寓言必须建立在“他者”的参照系之上，寻找自我与他人之间距离的隐喻，那么，抒情则是建立在自身的整体性上的，是对可能的本体表达的探求。对东方人来说，寓言也许是种宿命，但要想找到立足自身文化的整体表达，抒情就变得至关重要。帕慕克执着地探

讨伊斯坦布尔的过去，试图建立一种有关城市的整体抒情，而伊斯坦布尔这座城的氛围，正是由这种独特的抒情所造就的。

那么，这种抒情采取什么方式，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这本书里，帕慕克选择了“记忆”这一入口。此书的第一版英译本书名为“记忆与城市”（再版改为“一座城市的记忆”）。记忆虽是零散的、无序的、不确定的，但它却先于对城市的特定叙述而发生，且与特定的历史叙述常常构成一种紧张关系。所以，记忆如同白日梦，如同从历史叙述的缝隙中长出的藤蔓和枝丫，是天然的艺术材料，也对史籍的确定性构成了某种挑战。帕慕克很喜欢讲述个人的成长经历，从童年开始，对于“另一个小奥尔罕”的幻想，就把别种生活的可能，引向这座城市的集体记忆，他的回忆录式的写作因此而显得大气而深刻。个体回忆并非只属于个人的私物，作家从中引申出一种开放的观念，并创造了属于民族、宗教、时代的共同体形式。对城市空间的书写，某种程度上正是书写这一形式。帕慕克还创造了“呼愁”这个很特别的概念，“呼愁”就是属于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抒情与记忆的具体形式，它也成为帕慕克写作生涯的核心意念：

我的起始点是一个小孩透过布满水汽的窗户看外面所感受的情绪。现在我们逐渐明白，“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我想说明的是

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的“呼愁”。(《“呼愁”》)

有一些研究者从苏非派的角度研究“呼愁”的实质。我较为感兴趣的还是“呼愁”与共同体的关系，帕慕克反复强调，“呼愁”并非个人情绪，而是一种集体共有的情怀，积淀在民族文化经验之中，是“一个社群所共有的”。有趣的是，这种社群记忆在帝国斜阳的笼罩下，常常表现为忧伤、愁苦、平凡和失败。作家对此情此景太熟悉了，就在《“呼愁”》一文中，让读者欣赏了他长达几页一气呵成的描绘，他所描绘的，是“太阳早早下山的傍晚，走在后街街灯下提着塑料袋回家的父亲们”；是“隆冬停泊在废弃渡口的博斯普鲁斯老渡船，船上的船员擦洗甲板，一只手提水桶，一只眼看着远处的黑白电视”；是“在一次次财务危机中踉跄而行、整天惶恐地等顾客上门的老书商”；是“抱怨经济危机过后男人理发次数减少的理发师”；是“数以万计的一模一样的公寓大门，其外观因脏污、锈斑、烟灰、尘土而变色”；是“拜占庭帝国崩溃以来的城墙废墟”；是“傍晚空无一人的市场”；是“已然崩垮的道堂‘泰克’(tekke)”；是“栖息在生锈驳船上的海鸥”；是“所有损坏、破旧、风光不再的一切”；是“国内足球赛后抽烟的人群，在童年时代这些球赛始终以悲惨的失败告终”……

“呼愁”远非美丽辉煌，甚至像一种注定失败的咒语一样，笼罩着这里的居民，使得他们的人生坎坷，爱情没有和平的结

局。这里的人缺乏巴尔扎克笔下拉斯蒂涅那样野心勃勃的都市精神，他们生来背负着忧伤，他们的房子不可能轻易被新的油漆所粉刷覆盖，他们在冬日里坚持穿着黯淡颜色的衣服，然而也正是这种谦逊使他们乐天知命，适可而止。帕慕克说，虽然有着“身着鲜红、翠绿和鲜橘色”的荣耀祖先，但伊斯坦布尔的过去必须由黑白影像来表达。

帕慕克曾在一些文章中提到，在东方城市中，伊斯坦布尔未曾有过殖民史，因此得以回避了一些问题。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相对比较松弛的心情，才有利于他在民族的现代化寓言之外，塑造整体的抒情形式。不过，“呼愁”本身就是文化冲击的产物，只有在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之中，人们才渐渐明白自身所处的位置。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以伊斯兰传统细密画为核心，集中地讨论了这一主题。细密画历来采用真主俯视万物的全知视角，细密画画师以真主的仆人自居，兢兢业业地传承古代故事中的一切元素，然而这一切遭到法兰克画派的透视法与写实画风的冲击，作者用一场神秘的谋杀案来表征这一冲突。帕慕克并不赞同民族主义的简单结论，也不想要完全膜拜帝国传统。这部小说非常缓慢和细腻地展开两种文明的对话，两种文化都在城市的记忆中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就像书中人物彼此之间的纠缠一样，不可能简单地区分彼此的爱恨情仇，这正是现代东方文明巨大的自我隐忧。

《我的名字叫红》的开头，在外漂泊了十多年的主人公

“黑”回到家乡，他已经忘记了昔日恋人谢库瑞的容貌，等到两人重逢，他才发现他把那张脸的很多细节都记错了，这时的他不由感叹，“如果有一张以威尼斯大师手法绘成的谢库瑞的肖像，那么我就一定不会在十二年的旅途中因为忘记了被我抛在身后的恋人的脸庞而感觉自己没有归宿。因为，只要爱人的面容仍铭刻于心，世界就还是你的家”。爱情发生在走出乐园，在尘世间彼此相认之后，植根于独一无二、具体而独特的认知，这正是西方的启蒙理性要讲述的故事。通过几位画师的命运，帕慕克小心翼翼地讲述了这一理性光束照亮了东方，同时也在某些地方重新投下阴影的过程。

在重重的“呼愁”之中，在对不定期发生的火灾和地震的恐惧中，城市居民共同承担了一种命运。伊斯坦布尔人对于共同记忆的承担，在帕慕克笔下，表现为以各种失败感为前提，来“逆向阅读城市的生活和历史”。但是，就像小说中，“黑”始终彷徨在细密画的美丽和肖像画的进步之间，这一生活传统并没有脱离现代性的轨道，只不过，另一种方向吹来的风让人们转过脸去，得以回望自身。我想，如同帕慕克最喜欢的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创造的“新天使”的形象——在历史的废墟中向着来处回望，他本人同样希望以一种特殊的方向感，来为城市建立新的历史感和自我抒情的可能。

2013年在全球上映的新的“007”电影，仍然延续了六十年一贯的风格，以猎奇眼光捕捉东方风情。上海陆家嘴没有灵魂的夜景，澳门赌场里的巨蜥……刚开始的一场驾车追逐戏，则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层层叠叠的土灰色屋顶上。这一切似乎都是美国思想家萨义德“东方学”的最好例证。东方主义的理论，可能是整个一本后现代启示录里，最强烈地关系到东方城市再现方式的理论。帕慕克也不例外地受到影响，他的问题是：“欧洲在哪里？”

这个问题始自一系列欧洲作家，尤其是法国作家的东方之行，帕慕克详细地描写奈瓦尔、戈蒂耶、福楼拜、纪德等人在伊斯坦布尔的所感所言。打量这座城市的“他人的眼光”，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帕慕克说，早先的伊斯坦布尔人很少描写他们自己的城市，“街道，氛围，气味，日常生活的丰富多彩等等活生生、呼吸着的城市，只能借由文学表达，而几个世纪以来，这座城市赐予的文学灵感唯有西方作家以文字表达”。由此形成了一个矛盾，要寻求自己的自我形象，只有在西方论述中找到答案。如今“东方主义”的论述，已被土耳其的不少民族主义人士引为反对西方的理论依据，但在帕慕克看来，对城市的书写免不了引用西方人的某些观察，西化的个体意识给作家个人带来的眼光和动机，缠绕于他们的笔端，很大程度